

名家名作  
高植译托尔斯泰

ДЕСЯТО  
ОГРОМНОЕ  
ВОСЬМОЕ

幼年·少

童年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幼年·少年·青年 / (俄罗斯) 托尔斯泰  
(Tolstoy,L.N.) 著; 高植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013.11

(名家名译)

ISBN 978-7-5534-1500-0

I. ①幼… II. ①托… ②高… III. ①自传体小说—  
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2990号

### 幼年·少年·青年

---

著 者 [俄]列夫·托尔斯泰  
译 者 高 植  
出 品 人 刘从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 划 编辑 猫头鹰工作室  
责 任 编辑 顾学云 曹文静  
装 帧 设计 未 晟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23.5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 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hanyue.com/>  
邮 箱 [jlpq-bj@vip.sina.com](mailto:jlpq-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ISBN 978-7-5534-1500-0

定价：50.00元

## 致读者

我不免作家们的普遍弱点——致言读者。

这种致言大都是为了获得读者的好感与宽容。读者，我也想要向你说几句；但为了什么目的呢？我真不知道——让你自己去判断吧。

每个作者——就其最广义而言，无论他写作的是什么——一定会设想：他的著作将要发生什么影响。为了想象我的作品将要产生的印象，我心目中必须有某一特种的读者。

除非我心目中有了某一特种的读者，我怎么能够知道，我的作品会不会令人满意呢？它一部分或许满足这个人，另一部分满足另一个人，或者满足这个人的又甚至或许为别的人所不欢喜。任何坦白地陈述出来的思想，无论多么复杂，任何明白地表现出来的幻想，无论多么荒谬——不会得不到某些人的同情。假如它们能够在这个头脑里产生，它们定会找到别的头脑发生反应。因此任何作品一定令人满意，但不是任何作品会全部地令人满意。

当一全篇作品满足什么人的时候，则这篇作品在我看来是完善的。要达到那种完善——每个作者希望得到完善——我只能找到一种方法，就是对于所期望的读者的头脑，品性，嗜好，要形成一个明白清楚的概念。

所以我要借描写你而开始我对读者你的致辞。假如你发现你不类似我所描写的那种读者，就不要读我的小说——你可以按照你的性格去找别的小说。假若你正是我所想象的你，我坚决地相信你将愉悦地阅读我的作品，特别是在每一好的段节中，那激励我的，并使我免掉我或许写出的愚蠢文字的思想，也将令你满意。

要承认你是我所选定的读者之一，对你的要求是很少的：只要你是感觉灵敏的，就是，在回想你至诚地所爱的一个人物时，要能够有时从内心里去同情，甚至洒些眼泪，只要你欢喜他而不觉得羞耻，只要你爱你的回忆，只要你是一个信教的人，只要你读我的小说，寻找那抓住你的心的部分，而不是找那使你发笑的部分，只要你不因嫉妒而轻视好团体，即使你不属于这个团体，但要沉着地冷静地看待它——我就认为你是在我的选择人物之内。总之，你要做一个有了解力的人——这个人，当我得以认识他的时候，无须要我说明我的感觉与意向，但我知道，他了解我，我的心灵的每一音调在他心中找到反应。要把人分为智慧与愚蠢，或者好与坏，这是困难的，我甚至觉得是不可能的；但在善了解与不善了解之间我觉得有那么显明的界线，我不觉地在我所认识的一切人当中画出这条线。善了解的人的主要显著的特征乃是和他们交往时的快乐——我们无须向他们说明，或解释任何东西，但可以充分信任地把很含糊地表现出来的观念传达给他们。在感觉之间有一些微妙的无从捉摸的关系，它们尚没有明白的言语表现，但它们是很明白地被了解的。我们可以向这种人勇敢地提出这种感觉与关系，说出条件。所以我的第一个要求是了解。现在为了我的风格的粗糙以及有些地方缺少流畅，我要向你，我的读者，作一说明。我预先相信，当我向你说明它的理由时，你不会苛求的。我们可以有两种方法唱歌：从喉嗓里唱，从胸膛里唱。从喉嗓里唱出的声音，比从胸膛里唱出的声音更加柔韧，但在另一方面，他却不能感动你的心灵，这不是真的吗？反之，胸膛的声音，即使较为粗陋，却深深感动你。至于我，即使是在最平凡的曲调中，我听到了胸腔深处发出的音调，泪水会不自觉地涌到我的眼睛里。在文学中，情形是相同的：我们可以从理智里去写或者从情感里去写。当你从理智里去写的时候，文字会顺从地流利地落到纸上；但当你从情感里去写的时候，有那么多的思想拥进你的脑子，那么多的意义拥进你的想象，那么多的忆念拥进你的心，以致字句不精确，不充分，不顺从，粗糙。

这也许是我的错误，但当我着手从我的理智里去写时，我总是抑制我自己，并力求只从情感里去写。

我一定还要向你承认一个奇怪的偏见。

按照我的意思，一个作家的、一个写文章的作者的人格，几乎是诗的人格；因为我用自传的形式写作并希望尽可能使你对我的主人公发生兴趣，我希望不留下著作气派的任何痕迹，并因此避免了著作气派的一切习气，例如学术名词与形式的修整文句。

# 目 录

致读者 ..... 1

## 幼 年

第一 章 教师卡尔勒·伊发内支.....	3
第二 章 妈妈.....	8
第三 章 爸爸.....	11
第四 章 功课.....	15
第五 章 癫僧.....	18
第六 章 打猎的准备.....	22
第七 章 打猎.....	24
第八 章 游戏.....	28
第九 章 类乎初恋的事情.....	30
第十 章 我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32
第十一章 书房里与客室里的事情.....	34
第十二章 格锐沙.....	38
第十三章 娜塔丽亚·萨维施娜.....	41
第十四章 离别.....	45
第十五章 幼年.....	50
第十六章 诗句.....	53

第十七章 考尔娜考发公爵夫人	59
第十八章 伊凡·伊发内支公爵	63
第十九章 伊文家的人	67
第二十章 宾客聚集	73
第二十一章 美最佳舞之前	77
第二十二章 美最佳舞	81
第二十三章 美最佳舞之后	84
第二十四章 在床上	88
第二十五章 信	90
第二十六章 在乡间等待着我们的事情	96
第二十七章 悲伤	99
第二十八章 最后的悲哀的记忆	103

## 少 年

第一章 长途旅行	113
第二章 雷雨	119
第三章 新见解	123
第四章 在莫斯科	127
第五章 我的哥哥	128
第六章 玛莎	131
第七章 霰弹	133
第八章 卡尔勒·伊发内支的身世	136
第九章 续前	139
第十章 续前	143
第十一章 一分	146
第十二章 小钥匙	151

第十三章 女奸人.....	153
第十四章 暗晦.....	155
第十五章 幻想.....	158
第十六章 终于无事.....	162
第十七章 憎恨.....	166
第十八章 女仆房.....	168
第十九章 少年.....	172
第二十章 佛洛佳.....	175
第二十一章 卡清卡与琉宝琦卡.....	178
第二十二章 爸爸.....	180
第二十三章 祖母.....	183
第二十四章 我.....	185
第二十五章 佛洛佳的朋友.....	186
第二十六章 讨论.....	188
第二十七章 友谊的开端.....	193

## 青 年

第一章 我认为是青年时代 开始的时候 .....	199
第二章 春天.....	201
第三章 幻想.....	204
第四章 我的家庭团体.....	207
第五章 规条.....	211
第六章 忏悔.....	213
第七章 僧院之行.....	215
第八章 第二次忏悔.....	218
第九章 我如何准备考试.....	221

第十章 历史考试	223
第十一章 数学考试	227
第十二章 拉丁文考试	230
第十三章 我长大了	234
第十四章 佛洛佳和杜不考夫所做的事情	238
第十五章 我受祝贺	242
第十六章 争吵	245
第十七章 我准备拜访	249
第十八章 发拉亨家	252
第十九章 考尔那考夫家	256
第二十章 伊文家	259
第二十一章 伊凡·伊发内支公爵	262
第二十二章 和我的朋友的知心谈话	265
第二十三章 聂黑流道夫家	269
第二十四章 爱情	274
第二十五章 我认识了	278
第二十六章 我从最有利的方面表现自己	282
第二十七章 德米特锐	286
第二十八章 在乡间	291
第二十九章 我们和姑娘们之间的关系	295
第三十章 我的事情	299
第三十一章 COMME IL FAUT	303
第三十二章 青年	306
第三十三章 邻居	311
第三十四章 父亲的婚事	315
第三十五章 我们如何接受这个消息	318
第三十六章 大学	323

第三十七章 爱情事件.....	327
第三十八章 社交.....	329
第三十九章 酒宴.....	332
第四十章 和聂黑流道夫家的人的友谊.....	336
第四十一章 和聂黑流道夫的友谊.....	339
第四十二章 继母.....	343
第四十三章 新同学.....	348
第四十四章 苏亨与塞妙诺夫.....	354
第四十五章 我落第了.....	359

# 幼 年



# 第一章 教师卡尔勒·伊发内支

我十整岁生日那天，收到了一些那么美妙的礼物，生日的后三天，一八××年八月十二日，早晨七点钟，卡尔勒·伊发内支用棒上绑着糖纸的蝇拍，在我的头上打苍蝇，把我弄醒了。他打得那么笨拙，碰到了挂在橡木床架上的我的守护神的小像，死苍蝇正落在我头上。我从被褥下边冒出我的鼻子，伸手扶稳了还在摆动的小像，把死苍蝇抛到地板上，用我的虽然睡意沉沉却是愤怒的眼睛看了看他。他，穿着杂色的棉絮的换装服，系着一条同样质料的腰带，头戴有缝子的编织的红色小帽，脚穿软羊皮靴，顺墙边继续走动着，对准着打着苍蝇。

“就算是我小吧，”我想，“但是他为什么要打搅我呢？为什么他不在佛洛佳的床边打苍蝇呢？那里多的是呀！不，佛洛佳比我大。我年纪顶小：因此他就折磨我。他一生一世所想的，就是要做出使我不愉快的事情。”我低语着，“他明明知道他弄醒了我，惊骇了我，但他装作好像没有注意到……讨厌的人！他的换装服和小帽子和缝子——都是多么讨厌哦！”

我在心里边这么表示着我对卡尔勒·伊发内支的恼怒的时候，他走到了他的床前，看了看挂在床上边的缀了珠子的小趿鞋里的表，把蝇拍挂到墙壁的钉子上，显然是怀着最愉快的心情，向我们转过身来。

“Auf, Kinder, Auf.....s'ist Zeit. Die Mutter ist Schon im Saal!（起来，孩子们，起来！……时候到了。妈妈已经在厅堂里了。）”他用善良的德语的声音呼唤，然后走到我面前，坐到我的脚头，从荷包里掏出了鼻烟壶。我装作睡着的样子。卡尔勒·伊发内支先嗅了嗅鼻烟，擦了擦鼻

子，弹了弹手指，然后才来弄我。他微笑着，开始搔我的脚跟。

“Nun, nun, Faulenzer!（喂，喂，懒东西！）”他说。

虽然我很怕搔痒，我却没有从床上跳起来，也没有理他，只是把我的头向枕头下面钻得更深，用尽了力量踢腿，费劲地忍着笑声。

他多么善良，多么欢喜我们哦！我怎能够对他想得这么坏呢？

我又恼怒我自己，又恼怒卡尔勒·伊发内支，又想笑，又想哭：我的神经错乱了。

“Ach, lassen Sie,（嗬，你不要惹我了吧，）卡尔勒·伊发内支！”我把头从枕头下边伸出来，眼泪汪汪地叫着。

卡尔勒·伊发内支诧异了，不再动我的脚底板了，开始不安地问我，我哭什么，是不是我梦见了什么不好的事。……他的善良的德国人的脸，他同情地尽力猜测我的眼泪的原因，使我的眼泪流得更多了：我觉得难为情，不明白我刚才怎么会不欢喜他，怎么会认为他的换装服、帽子、缝子是讨厌的。现在，相反，这一切在我看来是极其可爱，甚至缝子也好像是他的善良的明证。我向他说，我哭是因为我梦见了一场噩梦——好像是妈妈死了，被人抬去埋葬了。这都是我捏造的，因为我实在记不得那天夜里我梦见了什么；但当卡尔勒·伊发内支，被我的话所感动，开始安慰解劝我的时候，我似乎觉得我真做了那个可怕的梦，而流泪不是由于先前的原因了。

当卡尔勒·伊发内支离开了我，我在床上坐起来开始把袜子拉上我的小脚时，我的泪流得少些了，但是关于我所虚构的梦境的愁闷的思想并没有离开我。尼考拉，我们的侍者，走进来了，他是个清洁的矮子，总是严肃、整齐、可敬，是卡尔勒·伊发内支的好朋友。他送来了我们的衣服和鞋子：带给佛洛佳一双靴子，带给我那双可憎的我仍旧穿着的有结子的鞋。我觉得在他面前哭是难为情的，并且朝日愉快地照进窗子，佛洛佳站在洗盆架前，模拟着玛丽亚·伊发诺芙娜（我姐姐的女教师），笑得那么高兴那么响亮，使得严肃的尼考拉，肩上搭着布巾，一

手拿着一块肥皂，一手拿着一罐水，也微笑着说：

“好了，佛拉济米尔·彼得罗维支。请洗脸吧。”

我是十分开心了。

“Sind Sie bald fertig? (你们就快预备好了吗?)”卡尔勒·伊发内支的声音从书房里传来。

他的声音严厉，不再有那感动我下泪的善良的语气了。卡尔勒·伊发内支在书房里是全然不同的人：他是教师。我连忙地穿了衣服，洗了脸，手里还拿着刷子，刷平着我的湿头发，听从了他的呼唤。

卡尔勒·伊发内支，鼻上戴着眼镜，手拿着书，坐在门窗之间的老地方。门左边有两个书架，一个是我们小孩们的，另一个是伊发内支自己的。我们的架子上有各种各样的书——课本和别的书：有些竖着，有些横着。只有两大卷红封面的*Histoire des voyages* (旅行记) 端正地靠着墙，然后是长长的、厚厚的、和大大小小的书——有的是没有了书的封面，有的是没有了封面的书。在休息之前，卡尔勒·伊发内支大声地说道那个书架，命令我们整理图书馆的时候，我们总是把一切都向书架上堆，向书架上塞。他自己书架上所收藏的书，即使没有我们书架上的这么多，却是更加广博。我记得其中的三种：一册未装订的关于菜园施肥的德文小册，一卷羊皮封面的烧掉一角的《七年战争史》和《液体静力学全程》。卡尔勒·伊发内支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读书上，甚至因而损伤了他的目力，然而除了这些书和《北蜂》杂志，他就没有读过别的书。

在他的书架上摆着的这些东西之中，有一件东西最使我想起卡尔勒·伊发内支。这是一个装在木架子上的小小的硬纸圈，纸圈可以在木架子上用钉子移动。纸圈上贴着一张画，画的是一个太太和一个理发匠的漫画。卡尔勒·伊发内支把这个纸圈粘得很好，这是他自己设计做成的，为了遮挡强烈的光线，保护他的衰老的眼睛。

我现在还能够想象他的长身材，穿着棉絮换装服、戴着红便帽，帽子下边露出稀疏的白发。他坐在小桌旁，桌上摆着贴了理发匠的纸圈，

它的影子遮在他的脸上；他一只手拿着一本书，另一只手放在圈椅的扶手上；在他面前放着一只字盘上有猎人像的表，一条方格子手帕，一个圆的黑鼻烟壶，他的绿眼镜盒和盘子上的一副烛钳。这一切是那么整洁精确地放在一定的地方，单凭着这种井然条理，我们就可以断定卡尔勒·伊发内支的良心是清白的，他的心地是宁静的。

常常是，我们在楼下大厅里跑够了，我们就踮脚溜上楼到书房里去，看见卡尔勒·伊发内支独自坐在圈椅里，面带安详庄严的神色，读着一本他所心爱的书。有时我也在他不读书时看到他：他的眼镜低低地挂在大大的鹰鼻子上，他的半闭的蓝眼睛显出一种特殊的表情，他的嘴唇悲哀地微笑着。房内是静悄悄的；只听见他的不快不慢的呼吸和那有猎人像的表的敲奏声。

有时他没有注意到我，我站在门边想着：“可怜，可怜的老人！我们人多；我们游戏，我们开心，而他总是孤单单的，没有人抚爱他。他说的是真话，他是孤儿。他的生活经历是多么可怕哦！我记得，他告诉过尼考拉——处在这样境遇里是可怕的！”我是那么可怜他，我常常走到他面前，抓住他的手，说“Lieber（亲爱的）卡尔勒·伊发内支”。他欢喜我这么说，他总是要抚爱我，并且是显然受了感动。

在另一面墙上挂着一些地图，几乎全是破碎的，但被卡尔勒·伊发内支动手巧妙地裱补好了。第三面墙当中是通楼梯的门，墙的一边挂着两个尺；一个是我们用的，全被划割过的；另一个新的是他的，他用在鼓励的时候多，用在画线的时候少；墙的另一边是黑板，在它上面，我们的重大过失用圈子画出来，小过失用十字标志着。黑板左边是角落，我们就是在这里被罚跪的。

那个角落是我永远记得的！我记得火炉的门，门上的通风器，和它转动时的响声。我们常常在这个角落里跪得膝盖和脊背发痛，并且常想：“卡尔勒·伊发内支把我忘记了；想必是，他坐在软圈椅里看着《液体静力学》是很舒服的，但我是怎样的呢？”为了要他想到我，我